为五指山种下一万亩绚烂春天

王利民

在红尘的喧嚣中，故乡的五指山以它独有的姿态，轻轻招手，引领着每一个游子的心，穿越千山万水，找寻归途。

一

故乡有座五指山，五指山下不远处有个小山村叫南沟，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。

这里藏有我少年的欢笑，也有我心灵归宿的梦，它是我生命的起点，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或许，成长总是伴随着离别，故乡渐渐成了远方的牵挂。岁月流转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想起那座如手指般挺立的山峦，以及山脚下那片熟悉的土地。

多少年，为了碎银几两，为了能体面地面对生活，人如天地一鸥，天南地北地漂，身不由己地颠沛流离，终是离故乡越来越远。偶尔回望，只是草草感怀。清明节、“十月一”，上坟的日子，亦是匆匆而去，速速而返。家乡，成了我最熟悉的陌生地方，却又时常梦到五指山……

五指山顾名思义，像五个手指头的山。故乡的山是土林，千奇百怪、形态各异，最有代表性当属这五指山，在村二里外耸立着，山外就是武乡县。

五指山不时带着山上的沙棘木和山下的芦苇草进入我的梦乡。依稀想起童年放牛的情形，沿着对面蜿蜒的山径，七拐八歪从沙棘中走出，携着地面玉米、高粱的香味。登上山梁，牛在山下低头吃草，我在盯着五指山思索。

五指山的五指太瘦了，尤其食指好像露出了骨头，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手，用瘦骨嶙峋的手指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二

记忆中乡村学校是复式班，不到20个学生，一至五年级都有。老师在讲台上说：“一三五年级上课、二四年级自由活动。”瞬时，教室里传出琅琅读书声，而我们早已疯跑到五指山下。

那不知名的野花一枝枝一簇簇地铺满山脚，山丘的沙棘结满红的、黄的小果实，像无数的小眼睛在看着这神奇的世界。山后的坡上，野柴胡的黄花开得正盛，阳光照射下如繁星点点……此时，同学们浸润在金灿灿的花海里，“何须名苑看春风，一路山花不负侬。”

我在等高线弯曲的地方埋下第一粒花种子，找个黑陶罐去小河收集溪水，浇到那不知名花下，指尖深挖划过泥土的刹那，惊醒了土下的蚯蚓。

风是第一批邮差。我们采下不同颜色的花瓣飘至山底溪流，柴胡叶寄往那五指山，紫云英的明信片翻过三个丘陵可能已至邻县武乡。整面南坡像是已经铺开水彩未干的调色盘，蒲公英的降落伞悬停在空里，等待某个恰好的气压。它们将我的思念飘向远方，洒落在五指山的每一个角落。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到家乡五指山的韵味，触动人心的咏叹调。

三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们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地，踏上各自的征途。城市的喧嚣与繁华，让我们渐渐忘却了那份纯真与宁静。

“十月一”是忌日，是悼念追怀的日子，我家祖坟就在五指山的背后，一路爬山越岭到了坟前，祭奠完毕还是再看看五指山吧。

露霜已在草丛中潜伏，酸枣树只剩光秃秃的杆子，沙棘树已不再茂盛……五指山依旧在那，手指的关节似乎更裸露了，指上的肉和筋已剥落，但依然强忍在招手，我仿佛能感受到五指山的孤独与坚韧。

在这追念的日子里，难免是伤感的。突然一念而起，我多想做你的一棵崖柏，倚在你的脊背，嵌入你跳动的脉搏；当你以断裂的指骨，撑起天空的重量；我愿意是掠过你肩头的飞鸟，或是眠睡在你手心的羔羊。

也许，思乡是深埋在心底的一颗种子。不管这种子在哪里生根发芽，思乡的愿望只会愈演愈烈。直到某一天，实在难以释怀的时候，毅然背上行囊，朝着故乡的方向出发。母亲与父亲洋溢起笑脸，在村口的必经之路等候的情形映入眼帘。即使路途遥远且漫长，但是相逢的那刻让人如释重负。

也许，思乡是镶嵌在眸子里的一处风景。纵使半生漂泊，游历名山胜水无数，到头来还是故乡的山最俊秀，故乡的水最养人。每次闲下来沉思时，我总能想起中秋时节，父亲菜园子里葱郁的蔬菜，以及粗壮的藤蔓上硕大的叶子里，藏着的南瓜和豆角。我时常庆幸，心中留存的风景没有因易逝的光阴而消匿。

四

还有20天就是清明节，我又该踏上回乡的路了，不知那五指山还如故否？

也许，漫山遍野的春天正按着那契数列疯长，沙棘叶芽正出，柴胡、野花破土而生，与这片土地共同呼吸。五指山将被周围一万亩春天环绕，我便一读再读，不会厌倦的五指山，我将再视每一手指记忆的褶皱。

届时，我想把这指缝的滴落，搬上纸，将我言不尽的深衷，婉约成一首诗，用尽笔端最浓的相思，丈量着一步步丢下你的距离，找到捂在胸口的那一句。

也许，一个迫不及待归乡的人的经历，都是一部读不完的书，在感动的同时也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。思乡是每一个人的状态，踏上归途才是最终了却长的或者短的心愿的唯一方式。从思念故乡到回到故乡，更多的是履行对故乡的一种责任与担当。

守一方净土，想之所想，念之所念，心安便是归处。因为，五指山在我心中已种了一万亩绚烂春天。

谷恋村的二月二

武勇东

祁县谷恋村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，原名叫北圐圙、圐圙堡，最早由明代高姓从陕西渭南移居于此建村，至今有600多年历史。后来，人们觉得“圐圙”二字生僻，就把村名改为谷恋（谷恋寓意美好，祁县方言与圐圙发音一致）。

至今，村里高姓人口仍然占到90%。谷恋村的历史名人，一个是清代翰林高锡华，另一个是晋剧鼓师泰斗高锡禹。高锡禹乳名狗蛮，人称狗蛮师傅，他一生致力于晋剧和祁太秧歌唱腔改进，门生众多。

农历二月二，同学老高说谷恋村要唱戏，邀请去看。怀着好奇之心，与老高、老范一同前往。

早上，乍暖还寒，一上车我便问，这村里为什么二月二要唱戏？现在村里唱戏有人看吗？老高笑笑说：“回去看看不就清楚了。”

其实，谷恋村我是去过几次的。第一次，是谷恋村刚获得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。当时走进街道，感觉和其他村子也没有太大区别，只有几幢建筑明显区别于其他院落。我走进一个大门敞开的院子，边进边问：“有没有人？”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迎出来，热情地招呼：“有啊，我家这是祖传的老院，你看那琉璃瓦，还有上面的砖、木雕都是我小时候就有的。像这样的院子村里有十来个，不过大都锁着门，跟着儿女们进城了。”

第二次，源于工作，单位领导说谷恋村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得差不多了，看能否采访一下，做几期《话说晋中》节目。在祁县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，我联系到谷恋村文化开发人高怀壮。他忙里偷闲，给我们讲了一系列关于谷恋或远或近的故事。

明清两代，谷恋村出过翰林1人、举人8名、秀才200余名。他们有的经商，有的当官，都传承着“善良熏世、耕读传家”的人文祖训。在谷恋村的文化熏陶下，新中国成立至今，谷恋村考入各类高等院校的400余人。那次采访录音，整整做了2期时长30分钟的广播节目。

时隔已久，再来谷恋，看到沿路挂着横幅“谷恋有200位秀才”“谷恋有五品官高则裕”……每一条似乎都蕴藏着一个故事。

进了村，街上已经是人头攒动。我们停好车，没走几步，老高便遇到了熟人。

“卯灵，刚回来？去乐楼场呀？”

“嗯，去乐楼场。”

……

农村唱戏的戏场，谷恋村叫乐楼场。到了乐楼场，“乐楼”上正在打“二通”，侧面显示唱词的屏幕播放着演职员表。场子里，观众都已经站好各自的位置，挤得满满当当，不少人还带着板凳。这种场景只在我很小的时候有过，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听完戏，老高领着我们进入乐楼对面的金刚寺。他流畅地讲解着金刚寺的相关情况，这些知识，谷恋村的人们基本都知晓。

从金刚寺出来，进入旁边一个古院落，屋里走出一中年男子，带我们进去看他保存的古典家具。交谈中，得知他是院子的主人，前些年外出做生意，最近听说村里开发文化遗存，从中看到商机，便返回来，继续做古玩生意。

“回来生意开张了没有？”老高问道。

“不着急，咱村里已经建了一批民俗客栈，村里又唱戏宣传。你看乐楼场里的观众，常常爆满，还有专门的人维持秩序，老人们说这是‘狗蛮师傅’保佑着呢。等咱村文化旅游搞好了，天南海北的客人一来，我这生意就好办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院主人边说着，边详细讲解着他的古家具。

老高家的院子在他考上大学时就卖给了同村人，现已被修葺一新。老高拿出手机拍照发到家庭群，高兴地告大家：“跟我小时候基本一样，就是没土炕了。”

最后，我们来到高怀壮家，不少同学都在。坐到饭桌上，高怀壮讲了开场白：“欢迎谷恋村的以及不是谷恋村的朋友们，今天唱戏以及大街上悬挂横幅，意在给谷恋村的传统文化寻找一个载体，把它传播出去，助力乡村振兴。欢迎大家留下宝贵意见，我们逐步改进提高。”

这就是谷恋村的龙抬头。

站在自家窑洞前

张昧林

走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自家院子中，站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家门前，看着满院的老毛蒿、沙棘枝、榆树枝，昔日的窑洞，今日的废墟。

幼年的我，在母亲呵护下，蹒跚学步，跌跌撞撞地奔走在“堡儿上”中梁山这个背风向阳的土院子里。那时的院子里，没有坑洼，没有一株草，父亲整得平平展展，摔了跟头也不碍事，碰不着，大不过沾点泥土。

在西窑洞前，和小伙伴们玩过家家，扮爹、扮娘，扮孩子，抓鸡、骑狗、捉迷藏。幼年的哭，幼年的闹，幼年豁牙露齿的笑。

30年后归来，我、弟、妹，都成了谢顶、大腹便便、两鬓斑白的老者、中年妇女。

院子还是那个院子，只是父亲的菜园子没有了，我们爬上爬下摘果子吃的小果树没有了。东墙底磨面的“磨子”，只剩磨盘下面的墩子，磨道旁靠土墙垒的那个鸡窝、那排兔舍，成了一堆又一堆的砖头、瓦片、塌土，统统被杂草荆棘丛占领。再也听不见兔舍里那些小生灵吃草时，牙齿与草叶摩擦发出的“沙沙”声，听不见母鸡下蛋后，站在窗台上抬头伸脖子“咯咯蛋，咯咯蛋”，向主人邀功炫耀的声音。

我们充满温馨、灯火通明的窑洞呢？我们的东窑、西窑，以及西窑洞半墙上，父亲掏的放梨、枣的那个黑窑子呢？里屋、外间、过道、生火煮饭的那个半人高的灶台呢？我们弟兄四个盖过的那一床被子呢？

身后只有残存的几段山墙，昔日冬暖夏凉，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几眼土窑洞不见了，我们身子骨硬朗的父亲呢？眼眶中含满热泪，嗓子里拥有千言万语……

站在熟悉而陌生的自家院子里，看着30多年前全村迁走他乡，消失了的“堡儿上”小山村，心中波涛翻滚，潸然泪下。如果真有时光隧道，我定会听从父母的话，后脑壳不长反骨，重回窑洞，让一切重新开始，欢快地扑进下地归来的父亲的臂弯，两个小拳头轻轻地为父亲敲敲背，再续父子情……

如果有来生，我愿放弃现在所拥有的，回到泥坯房、土院子，去过那不富足，但简单、快乐的日子。

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，只有过去、今天、明天。告别老院子，去西梁坟地拜过天国的父亲，我和弟弟妹妹掩泪而去，相跟回家陪八旬老母亲一起吃饭。

和顺莜面记

李波

太行山脊如锈蚀的锁链，卡着和顺县这块青铜腰牌。戍卒后裔的掌纹里刻着元代的屯田令，指甲缝渗出的不是泥土，是边关烽燧燃尽的灰烬。莜麦穗在石缝间俯仰，青芒刺破贫瘠时总带着刀兵相撞的脆响——县志里模糊记载着，莜麦穿刺岩缝迸出锋芒，石磨碾凿岁月刻下深痕。

莜麦扬花的时节，山风卷起碎金般的穗浪，像老戏台上青衣甩袖时凝在空中的水袖。女人们割麦时弓着腰，红头巾、蓝头巾被风掀开一角，露出鬓角的白——那白不是老，是石缝里挤不出油水的贫瘠给熬的。

刀刃划过麦秆的脆响里，藏着千年前戍卒嚼着莜麦守关隘的咀嚼声，麦芒上的露珠滚落黄土，摔成八瓣，恰似县志里斑驳的粮税账本。

霜降后，晒谷场堆满莜麦垛。老农蹲在垛边卷旱烟，火星溅到麦芒，焦香似旧时晒莜麦的热浪，唤起儿时在晒谷场嬉闹的回忆，那是乡愁最初的模样。

莜面入滚水的刹那最见功夫。女人们挽起衣袖，小臂上青筋暴起如太行山脊，掌心揉搓的面团渐渐泛起珍珠白。炕桌上摆开的栲栳栳，筒壁薄如蝉翼，竖在笼屉里像一樽樽缩小的佛塔。蒸腾的热气漫过窗棂，在玻璃上凝成霜花，倒映着女人被岁月啃噬的脸——30年前，她也曾用这双手替当兵的丈夫蒸制莜面片片条，沸水里蒸腾下的圆形的面片，晶莹透亮，像极了他军装上的银色纽扣的光泽。

矿难儿子的相片供在灶王爷旁边。老汉往羊肉臊子里撒野韭，独眼里汪着口废弃矿井。油星在臊子上浮沉，像当年井口晃荡的矿灯。我埋头吞食栲栳栳，吞咽声压不住地底传来的闷响——那声响从唐代犒军的栲栳栳里就开始震，震碎了戍卒的牙，震塌了矿道的木梁。我不敢抬眼，怕见他独眼中的悲伤与眷恋。

石臼里捣碎的野蒜辣椒溅出血珠般的汁液，像极了当年太行隘口戍卒刀尖滴落的残阳。春寒料峭时，老李头总要舀一勺冻土腥气的山蒜辣酱，抹在莜面握猴上。这吃食粗粝如砂，偏被戍卒后裔们嚼出绵长滋味。辣酱是妻女用石臼捣了三个月风干野蒜熬的，蘸酱入口，辛辣直冲百会穴，恍惚间似见千年前戍卒就着烽火吞面，烟尘与热泪都化在了喉头。如今儿子在太原开莜面馆，玻璃厨房里摆着祖传石臼。某夜醉汉嚷着加辣，他舀酱时忽见臼底映着父亲佝偻背影，辣气窜进鼻腔的刹那，30年前的烽火台与异乡霓虹竟在泪雾中叠成一片。

如今柏油路修到了山脚下，城里人开着越野车来寻“粗粮养生宴”。

暮色四合时，石头的残垣上爬满夕照，莜面香四起：

莜面栲栳栳。滚水泼入莜麦粉，揉作绵密面团，掌心在长条石板上压成薄蝉翼，卷作双竹节筒状并列的形状。笼屉蒸腾间，麦香裹着草木腥气漫溢，羊肉臊子卤渗进褶皱，咬破时汁水烫舌，像咽下一口滚着沙尘的边关风，粗粝里渗出荤腥暖意。

莜面瓜丝饺。南瓜细丝拌羊肉碎，裹进莜面皮，蒸成琥珀色的弯月。咬开的瞬间，汁水漫过唇齿，鲜香如草原牧歌撞破毡帐帘幕。

莜面扁食。白萝卜丝裹在褶纹密布里，浇头是酱色烧肉与墨绿海带。莜面皮韧如牛皮纸，萝卜清苦撞上肉脂浓腻，海带腥咸缠着汤汁回甘，恰似边关风雪夜围炉的百味交缠。

莜面握猴。以莜面拌土豆泥和面，切片蒸熟，蘸野蒜辣酱，粗粝中透山野生机。

食客们只为尝鲜，没人注意院墙倒影里晃着半截石磨——未碾尽的莜麦粒泛着青灰。唯独灶间挂着的红辣椒，在油烟里燃成一团火，像块风干的族谱，记着那些揣着苦寒熬日月的人。

一两岁的小孩举着栲栳栳当望远镜，望见山外霓虹如血。他们不知道，每一粒莜麦都卡着太行山的骨缝生长，根须缠着戍卒的趾骨、曾祖父的肋条、曾祖母的银簪子……

古人春天食花轶事

聂难

春回大地，繁花似锦，古人对春天的热爱别具一格，食花便是其中饶有趣味的体现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诸多与春天食花相关的轶事，彰显着古人独特的生活智慧与浪漫情怀。

据《清异录》描述，御厨以“赤瑛盘盛百花糕，色如朝霞映雪”。这道融合了玫瑰、蔷薇、芍药等七种花瓣的糕点，被大臣崔玄暐赞为“嚼雪餐英，恍若游仙境”。自此，春日食花成为宫廷雅事，长安百姓亦效仿制作“花精馔”，街市上“卖花担上，花瓣与胭脂同售”。

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里描绘的“士与女，方秉蕑兮”，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春日里青年男女手持兰草嬉戏的美好画面。这一古老传统在汉代逐渐演变成独特的饮食习俗。东汉应劭在《风俗通义》里记录下这样一则趣事：某年上巳节，溱洧河畔热闹非凡，人群熙攘。一位名叫罗敷的女子，身姿婀娜，正专注地采摘着鲜嫩的兰草。这时，太守路过，被罗敷的美貌吸引，起了调戏之心。罗敷不慌不忙，仪态大方地回应道：“使君自有妇，罗敷自有夫。”随后，为化解尴尬气氛，她热情地拿出自己精心制作的兰草饼招待众人。众人品尝后，纷纷称赞：“其味清苦回甘，食之齿颊留香。”此后，这兰草饼便被赋予了特殊意义，成为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定情信物。

明代《姑苏志》记载，唐寅隐居桃花坞时，亲手“种桃千树，春日花开，落英缤纷”。唐寅不仅爱花，还别出心裁地自创“桃花酿”。一天，好友文徵明前来拜访，刚踏入桃林，便看到唐寅醉卧在桃树下，身旁还摆放着一个酒坛，坛上题着“酒醒只在花前坐，酒醉还来花下眠”。文徵明见状，又好气又好笑，走上前去戏问：“伯虎兄，你这般以花换酒，就不怕花神降罪吗？”唐寅听闻，翻身坐起，大笑道：“我以一首《桃花庵歌》，换得三百坛美酒，花神若来，正好与我一同畅饮！”这桃花酿，后来成为苏州春日雅集中必不可少的佳酿。

这些食花轶事，如同散落的珍珠，串联起古人与自然对话的密码。在钢筋森林中忙碌的我们，不妨在春日里采撷几瓣落花，泡一杯花茶，让舌尖与千年风雅共鸣，感受那份“一花一世界”的古老浪漫。

潮头
文学副刊
第1030期
刊头题字 冯骥才